

# 我也很想Ta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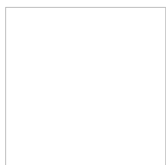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04-23  
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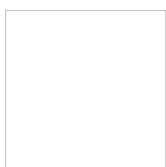
去年十月份回加拿大之后，搬了家，给Paul发信息，问他怎么样了，又说告诉Tana，我很想她呢。Paul说我肯定Tana也很想你。

Tana是Paul养的一只狗。虽然和拉丁语系不同，英语没那复杂的阴阳性，但提到宠物或者其他心爱之物，会用人称代词he或者she（没有性别的非生命体，比如渔民的船，一般都用女性代词she/her）表示出性别，而不是it，我说I miss her, 我很想她呢，Tana.

我18年的8月的时候搬Paul家里，他在facebook上找室友，我看到facebook相册里还有狗的照片，就迫不及待发消息过去，当时住的地方也不是很喜欢，去他家里看房子同时也是面试的时候，是第一次看到Tana，当时还有另一只狗叫Raine的狗在，Paul帮朋友看的，Tana很安静，倒是Raine一直很激动地往我身上扑。我和Paul说，我可以尽快搬进来的，我也有推荐信，如果你需要的话。Paul可能被我的热情吓到了，说他还有其他感兴趣的租客，会尽快让我知道结果。



我们仨，白色的是Raine，它后来也来过我们家



Paul常帮朋友看狗，Raine和Tana算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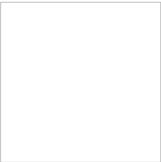
因为是小地方，所以办公室的同事发现Paul是她小学同学，她可以替我给Paul说说，我虽然觉得不妥，因为感觉在给别人造成压力，但一想到可以和一只狗，和Tana住在一起，也就不顾那么多了。

后来如愿搬了进来，从18年8月中到19年3月结束，7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冰天雪地的加拿大北部一个小镇上，生活日复一日，平静得像一层雪上又覆了一层，工作生活的记忆冰消雪散后，能记住得差不多都是Tana陪伴我的时间。

加拿大人生活相对独立，和居住的房子一样，一栋和一朵有距离，分散化，所以如果不是室友，亲人或

者办公室同事，很难再有更多的联系，尤其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我没有对此感到不习惯，现在想来多少是因为当时Tana的陪伴。

每天下班还没到家门口，就能从窗户玻璃里看到已经站起来扒在窗户边上在等我回家的Tana，开门之后第一眼看到的也是她，弯腰脱鞋的时候，她跳起来抱在我身上。然后问她饿不饿，给她的饭盒里倒狗粮。几乎每一天都是如此，除了Paul的父母过来看他，带Tana出去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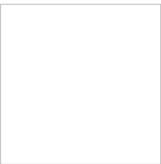
每天下班Tana都扒着窗户如此

Tana是Paul收养的狗，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快10岁了，中老年了，可是狗狗总像孩子一样，若非真的到了行动迟缓的时候，性格很少有太大的变化，10岁的狗和2岁的感觉差别不大，或者说他们对于主人的爱和依赖没有变过。

本地有原住民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的聚居点也不是特别远。原住民尤其是因纽特人都有养狗，比如哈士奇阿拉斯加或者各种串出去来的，之前是工作犬，现在已经不太需要了，但家家户户很多还有狗，但原住民和狗的相处模式和加拿大白人有一些差异，比如他们会散养，在村子里的大街上跑，这对很多加拿大白人是不能想象的，当然也是违法的，然后一些原住民也会因为酗酒的问题，对自己的狗疏于照顾，所以本地的宠物救助中心，有很多待收养的狗。我同事的爸爸，刚从新不伦瑞克省搬回来，第二天就去宠物救助中心，说只是去看看，结果当天就带了两只大狗回来，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儿子，那个妈妈似乎之前被虐待过，所以有一些怕人。我认识的加拿大人养的宠物，基本都是收养的，从猫狗，到鸟，猪，鱼和乌龟，这是开心的事情，但也说明很多宠物被遗弃，这也是难过的事情。



同事爸爸收养的两只狗，在我们办公室外边车里等候的时候



摆正自己的位置，呆在副驾上，但还是有一颗司机的心

Tana被领养回来的时候还很小，Paul也说不上是什么品种，肯定也不名贵，不然也不会沦落到宠物救助

中心，Paul说Tana像nova scotia duck tolling retriever，我搜了照片，是有一点，不过Tana下边的两颗牙齿，不知道什么原因，长在了外边，像是反了的吸血鬼德古拉，当然狗狗不在乎这些自己的长相，它永远都只在乎人类是否还愿意和它玩，Tana是一只很阳光的狗，要是有人陪她玩，她永远都是开心的表情，所以我说她即使是中老年了，但和孩子一样。她对你的理解，似乎也只有你陪我玩，你让我出去玩，你喂我吃零食的你，和其他时候的你。

Paul因为身体原因不工作，但因为在youtube上直播打游戏，所以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楼下自己的屋子里，而且常常和我晨昏颠倒，工作日的时候我常常一两天没见到过他，即使我们在同一个房子里边。所以基本上都是我在陪Tana，这当然也是我最乐意的事情，Paul后来还和我说，真的特别感谢你，一直陪Tana玩，我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好。

Tana当然也知道我才是那个会带她出门溜达的人，所以白天黑夜都在我的屋里。我晚上睡觉不关门，她经常半夜跳到我床上睡觉，常常就睡在我脚边，但占据床的中间，所以我得歪着身子迁就她，Paul说你不要惯坏她，让她下去就行，我说根本不会影响我睡觉。我坐在桌子前边玩电脑的时候，她要么趴在我脚边的地板上，要么就躺在我身后的床上，似睡非睡，我回头或者低头看她的时候，她总是睁着眼睛，看到我在看她之后，就摇几下尾巴，等我扭回头之后，就接着一动不动的不知道在想什么了。



要么在我旁边的地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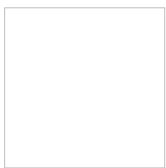
要么在我床上

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想，他怎么还不带我出去玩吧。我尽量想每天带她出去走走，或者自己跑步的时候，带上她。但有时候偷懒，然后冬天黑得很早，还没下班天就黑了，然后又冷，所以也常会好几天没有带她出去。Tana能听懂的话里就有 go out。每次只要我说wanna go out? 她立马就坐直了，然后站起来，开始往门外走，边走边往回头看我，怕我骗她，然后到了门口，我取下狗绳，她确信真的要出门的时候，整条狗兴奋得不行，跳起来扒着我让我赶紧给它套上狗绳，这时候也是Tana最听话的时候，和手里有零食可以要求她一样，我说坐下(sit)，她就会坐下，我说躺下(lie down)，她就会躺下，我说打滚roll over，她就会在地上滚到肚皮往上，但常常是应付，毛毛躁躁，整个动作做得都很潦草，说roll over，还没翻完身就结束，只是为了完成命令，然后可以带她出去，像是我小时候家长说写完作业才能

出去之后，我迅速在一些算术题上写了似是而非的答案。

出了门之后的Tana就完全不一样了，像是出院的病人或者出狱的犯人，寻常景致事物都觉得新鲜得不行，拽着我拼命往前跑，每次外出的路线几乎是一样，无非是绕着我房子周围的路上走一圈，但Tana乐此不倦，每次都是第一次一样，东张西望，在自己撒过尿或者别的狗撒过尿的地方仔细探究一番，别的狗的还好，也算是一种浇流，你自己昨天才尿过的，有什么好闻的，像赫拉克利特一样，哲学意义上，狗不会尿到同一个地方两次，如果发生了，那是今天的狗和昨天的狗不一样。

这么想倒也是，就耐心等她嗅来嗅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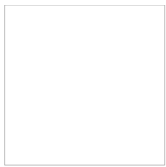
没出门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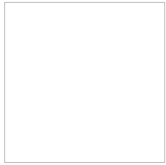
出门的时候

路过有狗的家里，听到狗叫，或者路上碰到其他狗，Tana就会警惕地叫起来，我清楚它们在交流，但Tana对于其它狗，好像就没给过好脸色，每次遇见其他狗，人家可能客客气气过来或者非常开心想和Tana交朋友，但Tana就会像是一个中老年狗一样端着架子，保持距离，如果对方态度不好，她就更不客气了，嚷嚷着叫回去。有次遇上碰到一只很大的德国牧羊犬，不知道谁家跑出来的，跟着我们一路，Tana显然知道自己不是对手，比我都害怕，那只狗跟在Tana的屁股后边，Tana吓坏了，跟在我屁股后边，我说我也害怕呢，谁家的狗不拴绳子啊，然后说Tana，你招来的，你弄走它，Tana一直往我身上拱，意思是你行你上。一直到我家，我都把门锁了，那只德国牧羊犬还在外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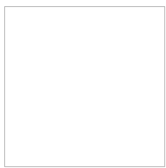
我和Tana说，平时看你挺神气，关键时刻这么怂啊。还有一次晚上，很晚了，我带她出去，遇见一只哈士奇，也没人管，二得不行，走路跟头鹿似的，跳着走（后来办公室同事告诉我，这只常常自己一个人在外边闲逛的哈士奇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谁家的，名字叫什么），跟在我Tana旁边，跳啊跳啊，跟跳跳虎似的，我说你谁家的，赶紧回去。Tana一看对方个头儿大，又怂了，拉着我往前跑。这就是Tana，平时见了其他狗，凶得嚷嚷要冲过去揍人家，真松手了，如果对方个头儿大，自己就害怕了。



有次家里还有两只哈士奇呆了几天，Tana虽然okay,但表示不太亲近



“关起来最好了，这是我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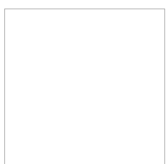


“呆客厅就行了，不许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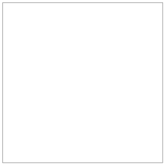
有时候如果没有带她出门，她就会找个时间，看着我然后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这种情况一般是她要到外边大小便，我需要给她把后门打开，然后她到后院方便。但很多时候，就是暗示她想让我带她出去玩。因为即使刚刚大小便回来，她还是会对着我呜呜咽咽，这时候如果被楼下的Paul听到了，Paul就会大喊“Tana! Stop whining!”带着生气的口吻，Tana就不敢再叫了，灰溜溜可怜兮兮地走开了。

从外边方便完，如果她要进屋，她就会叫两声，让我给她开门，但打开门之后，Tana常常拒绝进屋，就抬头戴着一副恳求的表情，意思是她想出去玩，让我一起出门溜她（她很乖的，如果不是出门溜她，即使把她放在院子里，她也不会自己离开）。这时候我喊几声，Tana回来，一般都不管用，我就把门关上，说我不管你了，你爱回来不回来。然后过几分钟，再开门，Tana还是原地站在那里，恳求还有疑惑，但还是拒绝进屋。通常这要反复进行好几次，直到我故意加重语气，带着怒意，像Paul一样喊Tana，come in NOW！她才不情愿地回屋。

她对Paul就不这样，Paul只要稍稍语气不同，她立马就回来了。Paul说，她就是不怕你，被你惯坏（spoiled）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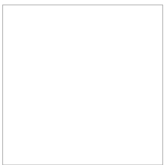
到院子里大小便之后不想回来的Tana



Tana能在外边和我僵持五六分钟

周末的话，我常常晚上带她出去，我喜欢晚上在外边走，整个镇子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透过窗户会看到别人家里在看电视，电视里有球赛或者是游戏画面，都没有声音，会让我觉得自己在出一出哑剧里边，而我是唯一可以发出声音的那个，我的话会因此有意想不到的分量，常说的有如下：走啦，Tana，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闻的，上次不就闻过了，走啦Tana，那是一坨狗屎啦，你想干什么？Tana，Tana，停下来，看我，停，对，看我，嗯没事儿，继续走吧.....

冬天的时候夜里常常零下二十多度，三十度也常见，体感温度更低，我出门要一层一层裹得严严实实的，Tana就什么都不需要准备，有几次刚出门就后悔了，唯一露出来的脸冻得疼，可是Tana一点不在乎，还是不顾一切往前冲，看她那么开心，我这点委屈算什么呢。况且我还有想出门看看能不能碰到极光的私心，我们这里有时候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极光，不过最好还是要到没有光污染的镇子外边。有几次，我查了加拿大的极光观察和预测报告，看到出现的几率很高，就收拾一层一层穿好，凌晨喊Tana，她看到我这么晚在穿衣服，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早早就在卧室的门口等我，待我一动身，就往门口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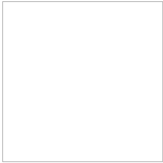


冬天夜里穿得有两条狗那么重

可惜也没好运气遇到极光，倒也不觉得遗憾，在想即使我遇见了，告诉Tana抬头看天上，她肯定也不会懂的，最多看一眼就低头嗅地面了，可能会更多地看我，问我为什么还不走。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人类在非求偶状态才有审美的精神需求，好奇在Tana的眼睛里这个世界是怎么呈现的，她会觉得什么是漂亮的，什么是罕见的？可能都不会，她日复一日重复一条路上的寻常景致，从来不厌倦，这么说是挺赫拉克利特的。

Paul的父母有时候会过来这边看他，然后会带着Tana出去转转，所以有时候回家了，发现Tana没有在家等我，还是有点失落的，知道是被Paul的父母带出去之后，反而更失落了，仿佛知道自己能给她的东西并不是唯一，而她自然也会轻易和其他人离开一样。有次Paul的妈妈生日，Paul的哥哥也来了，所以屋里罕见的热闹，他们在厨房和客厅准备饭菜，就像是中国人过春节有时候家里突然出现很多人一样。他

们是一家人，虽然待我很好，但毕竟有他们自己要聊的事情，我也不好掺和，在客厅站着尴尬，回自己屋里吧，还觉得委屈，其实很没必要的情绪，自己给自己加戏罢了。但这个时候Tana过来找我，她实在太善解人意了，在客厅的时候，他们在说话，我就坐在地板上和Tana玩，回自己屋里的话，也有Tana在，也不会自己酸自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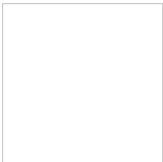


圣诞节戴着领结的Ta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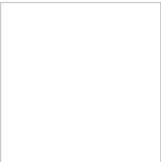
我没对Tana发过脾气，她是很听话的狗，倒是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Paul训斥了她，她很害怕，自己蜷在沙发角落里，很久都不搭理我。我倒有一次做过感觉很对不起她的事情，其实也不严重，有次出门遛狗，我正好要去申请part-time打工的超市前台放我的入职材料，我和Tana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了，我本来以为放那儿就完了，所以把Tana拴在超市外边，而且还是离正门有一些距离的地方。我不知道Tana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当超市经理说，让我去他办公室在电脑上填下我的资料的时候，我就担心起来，怕Tana之前没有这样的经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害怕。我问经理说要很久么？经理说不会，即使如此，也耗去了一些时间，完了我赶紧跑出去找Tana，看她站在那里等我回来，没什么大的异样，才放心下来，摸她的头给她道歉。

因为我知道我们相处短暂，我很快会离开，所以我想尽量让Tana开心一些，能做的也无非是出门溜她，在家里的的时候，她在一边无聊的话，就摸摸她头和肚子，说说话，她肯定也听不懂，但一想她一天大部分时间都自己一个在屋里，肯定觉得特别无聊吧，或者喂她一些买来的零食，她也很喜欢，喂零食的时候也可以像带她出门之前一样，命令她握手打滚。话说起来，平时这样要求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她似乎也会理睬，主要是看她有没有想不想和你玩的心情吧。



遛狗彼此都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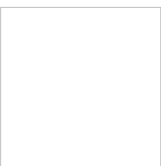
我带她出门常去的地方在一条河边上，冬天整条河都冻住了，覆盖着一层整个冬季都不会被人类踩踏过的雪。我记得夏天七月份的时候，我和朋友划着一条船到对岸，中间路过一个浅滩，船搁浅了，我下来开心地推着船走。那时候我还住在另一个地方，还不认识Tana，我牵着Tana在冬天的河边想着夏天的事情，想着从我生命里匆匆而过的人，还有动物们。



夏末的河边



秋天的河边



冬天的河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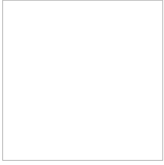
好像当时为了打发时间还读了不少雷蒙德·卡佛，他诗和小说，来来去去所谓肮脏生活的主题，酗酒，出轨，离婚，抑郁，穷困，糟心的家庭关系等等。我搬进Paul那里之前，住的地方室友差不多就类似卡佛文学的主角，蓝领，离婚，酗酒，性，还好他不碰毒品，但也过着今天没有明天的生活，钱都花在酒精上了，我常常深夜要开着他的皮卡去酒吧或者别人家里接醉醺醺的他回来。

他养了一只猫，黑色的，猫过得还不错，似乎有食物和水就好了，我在屋里看书的时候会跑到我桌子上，但不太喜欢和别人亲近，后来有次那只猫丢了，室友也是发疯了找，几天之后在房子后边的树林里找到了，但猫好像已经迅速野化了，或者在野外的几天遭受了什么创伤，根本不听室友的话，室友虽然捉住了，但两只手两条胳膊，还有脸上都被抓得血淋淋的，一道一道很深的伤口，惨不忍睹。后来猫还是又跑了，我最后也不知道它下落如何，是否又回来了。





它只喝流动的水，所以浴室的水龙头要一直开着滴水



偶尔和我亲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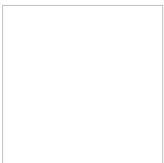
离异之后他和前妻轮流照顾女儿，她女儿也就十岁左右，每周轮流到父亲或者母亲家里，我在家里常听到他大声对他女儿吵，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不是我以为的正确教育孩子或者和孩子交流的方式，不知道这个出生在破碎家庭父亲有着严重酗酒问题的女儿长大之后会怎么样呢？

卡佛的小说常用口语化的反问句做标题，Will you be quiet, please ? Why don't you dance ? How about this ? What do you do in San Francisco ?.....似乎他和故事里的人物也很无奈，然后开始用抑郁的笔调反复书写一些让人抑郁的生活难事，你很难说故事里的人是咎由自取的，毕竟它们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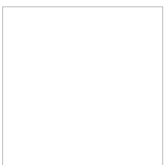
就像我那个室友的猫，它是不是自己故意跑掉的呢？又故意疯了一样不想回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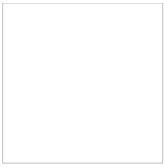
我也不能再忍受那样的生活了，后来搬到了Paul那里，认识了Tana，偶尔还会想起那只猫。

我一个人生活习惯了，这几年一直在国外，不需要人照顾，也不太懂得如何照顾别人，除了工作上的责任，有时候会想我是不是缺少了什么东西，还好Tana在我的生活里出现了一段时间，所以很感谢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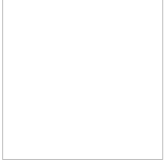


有时候半夜醒过来发现旁边一只狗头





离职前还带着Tana去了办公室



离开前的晚上，东西收拾差不多了，带不走Tana

---

想起来在豆瓣写各种动物的段子，几乎没写过狗，因为知道它们和人类的关系太近了，剥夺了我可以想象的空间，猫就不是，猫可能会说 Will you be quiet, please?

---

微信公号可以发视频哦

扒窗户的Tana和下雪后冲到院子里小便的Tana

·

·

